

丽莲·威伦斯 著

刘握宇 译

一个犹太人的 上海记忆

1927-1952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历史·纪实·文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个犹太人的 上海记忆

1927—1952

（德）阿·施莱辛格 著 王 明 译



一个犹太人的 上海记忆

1927-1952

丽莲·威伦斯 著

刘握宇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 年 / (美) 丽莲·威伦斯 (Liliane Willens) 著；
刘握宇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
ISBN 978-7-108-06092-1

I. ①一… II. ①丽… ②刘… III. ①犹太人—史料—上海—1927—1952
IV. ①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5137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曹忠苓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3-40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 数 307 千字 图 29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母
本杰明·威伦斯和苔丝·威伦斯
以及
老阿妈、小王和老爸爸

目 录

第一章 本杰明的身世	1
第二章 苔丝的故事	8
第三章 “蛮夷”的入侵	14
第四章 失败的革命	19
第五章 “中国人”的上海	30
第六章 帝国主义寄生虫	44
第七章 社会地位的提升	61
第八章 小洋鬼子的学校	69
第九章 学校里的战斗	81
第十章 多姿多彩的 30 年代中期	92
第十一章 夏天的假日	100
第十二章 乌云压城	109
第十三章 欧洲难民	119

第十四章	恢复“常态”？	130
第十五章	日军的占领	141
第十六章	日据下的生活	153
第十七章	白种人的溃败	162
第十八章	“指定区域”	171
第十九章	宵禁、配给和恐惧	182
第二十章	轰炸，还是轰炸	190
第二十一章	胜利与喜悦	202
第二十二章	政治的轰鸣	213
第二十三章	移民与逃离	224
第二十四章	经济与政治的溃败	234
第二十五章	静候其变	241
第二十六章	解 放	248

第二十七章 “竹帘”	258
第二十八章 浪漫的事	268
第二十九章 朝鲜的“警察行动”	275
第三十章 为证件而奔波	281
第三十一章 在路上	291
第三十二章 离开中国	298
第三十三章 父亲的来信	308
第三十四章 奔波的结局	314
第三十五章 去美国	321
尾声	323

第一章 本杰明的身世

我的父亲本杰明·威伦斯基从未告诉我们姊妹仨他出生于乌克兰（那时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从小在基辅往西 60 英里的小镇拉多梅什利长大。母亲警告我们绝对不许向父亲打听他早年的情况。跟他一同离开俄国的他妹妹索尼娅也从未提起过他们的过去——我们也没兴趣问她。我们知道父亲憎恶斯大林和苏联，总是极力避免和俄罗斯发生任何社会或政治方面的联系。

本杰明出生于 1894 年，成长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时代，那时的俄国经济和政治长年动荡不安，在沙皇的许可下时常发生反犹的暴力屠杀。当时俄国的犹太人被蔑称为“意第”（Yid），这是一个非常侮辱人格的词。那些身为精英部队成员的哥萨克骑兵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一旦进入犹太人的“定居区”内——包括今天的白俄罗斯、立陶宛、摩尔多瓦、波兰和乌克兰等广大地区——就会对犹太人肆意捕杀并以此为乐。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像我父亲一样被强迫居住在那里，一直到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这个“定居区”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在 18 世纪 90 年代建立的。当时，她占据了波兰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那里的一百万犹太人，这令她既惊讶又厌恶。

1992 年我去乌克兰出差。直到那时，我才了解到一些关于父亲、祖父母以及我父亲的五个兄弟姊妹在拉多梅什利小镇生活的情况。在父亲留下的一堆文件中，我发现了一封 20 年前他住在基辅的一个侄子利奥尼德·威伦斯基写给他的短信。我知道，苏联的公民们都住在国家分配的房子里，而且几乎不可能搬家，于是便决定按信封上的地址去找找看。我爬到五楼，敲门，看到一个长相酷似我父亲的男人来开门，便知道找对了地方，面前这个人肯定就是我的堂兄利奥尼德。看到一个外国人——从我的衣着和带口音的俄语很容易判断出来——站在门口，他看起来很惊讶。当听说我是从美国来的他的堂妹，他立刻对他妻子柳达喊道，上帝今天给他送来一份大礼——那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初次拜访后，我又在工作之余几次登门同他一起聊起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亲戚们。利奥尼德在交谈中说到我们各自的祖父母、父亲、叔叔和姑妈在拉多梅什利的生活情况，他们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就一直住在那儿。我们的祖父是个小商人，而祖母在家照料小孩——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都出生在拉多梅什利。当孩子们长大后，最让她担心的就是沙皇的军队把她的儿子们抓去当兵。

利奥尼德骄傲地向我展示我父亲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寄给他

的一件雨衣，这件雨衣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穿。他告诉我，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统治时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中，正是由于我父亲和他的妹妹索尼娅从中国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才没有饿死，他对此无比感激。他告诉我，这些经济援助使他的父亲得以从特供商店购买食物，因为那里只能用美元付款。利奥尼德那时还是小孩，他陪妈妈去过这些商店好多次。因为担心被大街上的饥民袭击，他母亲不得不雇用几个强壮的男人帮助自己将一袋袋面粉、大米和肉运回家，而保镖们会高兴地分到一些食物作为报酬。听着利奥尼德和柳达述说他们在斯大林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困顿生活，我唯一的感受就是：谢天谢地，要不然我也得遭这份罪。

因为我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想看一看我父亲的出生地，利奥尼德的一个亲戚便开车载我们去拉多梅什利，那里的主广场被一尊巨大的列宁塑像占据着。利奥尼德指给我看祖父母家的旧址，现在那里是一家餐馆。他告诉我，他们家原来的房子跟广场后面俄国革命前建的房子很像，低矮的屋顶，落地的窗户，后面有个很小的菜园。我看到有农民赶着马车将蔬菜和水果运往市场，让人不由想起过去的时光。随后，我们走进一座建于 19 世纪末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它有着洋葱形状的蓝色圆顶，在幽暗的室内，许多信徒按东正教的习俗站立着，回应着神父低低的祈祷声。当一个教堂的职员向我大步走过来时，我正在偷偷地拍照，他生气地告诉我这里不准拍照。我告诉他我是名外国游客，不知

道有这样的规矩，并表示了道歉，这才让他冷静下来。想到此刻我正走进父亲的出生地，得以窥探他保守了终身的秘密，内心的感觉真是五味杂陈，无比复杂。

离开教堂时，我觉得就像离开了一座监狱。望着面对教堂的祖屋旧址，想象着昔日的场景，我突然一阵战栗，尽管此时天气温暖而晴朗。在沙皇时代，教堂的钟声日日敲响，不仅是为了召唤信众参与宗教活动，也是为了宣布来自圣彼得堡的沙皇和政府当局的最新法令。所有的负面消息，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会怪罪到犹太人头上，愤怒的居民们倾听着神父谴责犹太人制造了当时所有的灾难，而更糟糕的是杀害了他们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我父亲家住得离这个教堂如此之近，让我感觉犹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就住在盖世太保总部附近。

当我们在拉多梅什利闲逛的时候，利奥尼德向我谈起我的祖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姊妹住在乌克兰时经历的反犹暴力。我们还参观了一座为内战中被白军和布尔什维克军队杀害的当地居民所建的纪念碑。与不远处装饰繁复的二战纪念碑相比，这座横卧着的碑石显得很朴素，上面刻着简短的文字，说明“白匪”曾经到过本地并屠杀居民。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拉多梅什利镇的遇难者都是犹太人，而杀害他们的是崇尚暴力反犹主义的乌克兰国民共和军以及他们的同盟者——由索克诺维克率领的哥萨克骑兵。

1916年，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本杰明决定离开拉多梅什利到海参崴去。他当时22岁，做这个决定

很自然，因为他知道如果继续留下来将会立刻被征召入伍，而在遥远的海参崴却可以躲过拉壮丁的人。俄国当局对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所以感兴趣，就是为了将这些地区变成工业生产的殖民地，或是将犯人和革命者发配到那里，令其在冻土和冰原深处的矿井里干苦力活，从而惩罚他们所持的政治异见。本杰明说服了他的妹妹索尼娅同他一起离开拉多梅什利。他们登上横穿西伯利亚的列车，去往距离俄罗斯的欧洲领土数千英里之外的海参崴。

本杰明选择去海参崴，是因为他听说那里有很多英国和德国的银行与贸易公司，而且那儿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很多货物通过那里从中国东北运往日本和朝鲜。他在一家德国出口公司找到工作，很快学会了德语，并且凭自己的语言天赋开始自学法语。至此，本杰明会讲俄语、意第绪语、德语和法语，并能读一些古希腊来文。但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他不得不再学一门语言：英语，而且不是在别的地方，竟然是在中国。

然而，内战扩张到了俄国的远东地区，白军和红军都想争夺这一地区的控制权，本杰明再次打点好行装，于1919年离开海参崴前往哈尔滨。他先坐船到大连，然后又乘火车到哈尔滨。他的妹妹索尼娅两年前就到了那里，嫁给了一位药剂师。她的丈夫生意兴隆，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舒适。

19世纪末的哈尔滨已经成了俄国的一个省级城市，那时俄国从中国获得割让的领土，修建了中东铁路，从哈尔滨一直通到

旅顺的俄国海军基地。那里的铁路管理部门、维修商店和仓库雇用了数以千计的俄国工程师、建筑师和职员，并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其子女还可享受免费的教育。

本杰明初到哈尔滨时，这个城市的文化很繁荣，建有音乐厅、戏院和歌剧院，住在那里的俄国人有 20 万，其中包括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社区，人数达到 15000 人。很多犹太人为了躲避屠杀和内战，千方百计地离开“定居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哈尔滨，在那里他们可以购置土地，而他们的小孩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俄语学校学习。

哈尔滨的文化氛围使本杰明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和妹妹索尼娅以及妹夫住在一起。虽然他完全有能力为哈尔滨最大的雇主中东铁路公司服务，结果却连一份翻译或者普通职员的全职工作都找不到，因为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这家半官方的机构工作——当时掌管公司的是一群在苏维埃革命前后离开俄国的持反犹主义观点的白人。就在这时，本杰明收到朋友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朋友告诉他，上海目前正处于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是个非常西化的地方，他在那里肯定可以找到工作。这封信最终促使本杰明下决心离开哈尔滨，而且那时候，日本人与白俄（俄国内战中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对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端日益恶化，这一走正好可以远离这块是非之地。

1920 年，本杰明先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大连，然后乘船南下抵达了上海。他想把跟俄国和俄语有关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希望

到上海后在一家欧洲公司或者在由英国人和法国人掌管的租界当局找到一份翻译或职员的工作。到达上海后不久，本杰明就将他在沙皇俄国、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过去统统掩藏起来，将他的姓氏改用英语拼写，将出生地填为基希讷乌——一个位于罗马尼亚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城市。正因为隐藏了出生于俄国的事实，他日后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本杰明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名叫本杰明·威伦斯，自称来自罗马尼亚。从现在开始，他将面对上海这块异国的土地了。

第二章 苔丝的故事

与父亲不同，我的母亲苔丝很喜欢给我们讲她早年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她于1902年出生在新西伯利亚市，当时叫诺沃尼克拉夫斯克 (Novonikolaevsk)，革命后改称诺沃西博尔斯克 (Novosibirsk)。这个地方原来并没有城镇，直到1903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令在鄂毕河上建一座桥，以便横穿西伯利亚中部的铁路通过，这条铁路最终与泛西伯利亚铁路相连一直通到海参崴的港口。从此，附近村庄的居民便开始从事与铁路相关的工作或者经营一些生意。正因为有了这条在莫斯科和海参崴之间运送货物的泛西伯利亚铁路，这个小镇的人口迅速增加到了两万人。在俄国的商业界，新西伯利亚市被誉为“北方的芝加哥”。

2003年我来到新西伯利亚市的时候，这个俄国的第三大城市已经见不到母亲描述过的木头房子和当时她们全家外出乘坐的马车了。不过，距鄂毕河边的苔丝家不远，仍隐约可见19世纪

末用红砖砌成的体积庞大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以及为纪念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而建的规模较小的尼古拉斯教堂。这两座教堂在革命风暴中幸免于难，至今仍矗立在那儿。

母亲经常提起她的童年往事，特别是她的祖父帕维尔·尤达列维奇——他是一个颇具宗教情怀的大家长，深受孙辈的敬畏。我的外曾祖父帕维尔于1820年出生在今天的白俄罗斯，18岁时应召入伍服了25年兵役。像其他服了这么久兵役的犹太老兵一样，他得到一纸退伍证明并获准居住在“定居区”外。帕维尔利用这一机会远离沙皇政府，定居在西伯利亚，避开了盛行于俄国欧洲地区的暴力反犹迫害。母亲总是自豪地告诉我，她爷爷在服役期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仍坚持自己的信仰，没有皈依基督教。退役后，帕维尔在西伯利亚一个叫塔塔尔斯克的小镇申请到一处住宅，并在那里结婚，生了两个小孩，其中之一便是我的外祖母安娜。最终，帕维尔全家搬到了新建的诺沃尼克拉夫斯克。他在那儿开了一家面包店，那时小镇上的面包店还很少，因此他的生意相当好。

帕维尔的女儿安娜嫁给了塞缪尔·维诺库罗夫。塞缪尔来自立陶宛，他浪迹到诺沃尼克拉夫斯克，很可能是为了逃避被可怕的沙皇军队拉壮丁。塞缪尔和安娜养育了六个女儿（法尼亚、瑞贝卡、苔丝、薇拉、布莱尼娅和贝茜）和一个儿子鲍里斯，另外还有一对夭折的双胞胎。塞缪尔很快接管了面包房，他的孩子长大后，在夏天最忙的几个月也会给他当帮手。干完活后，孩子们